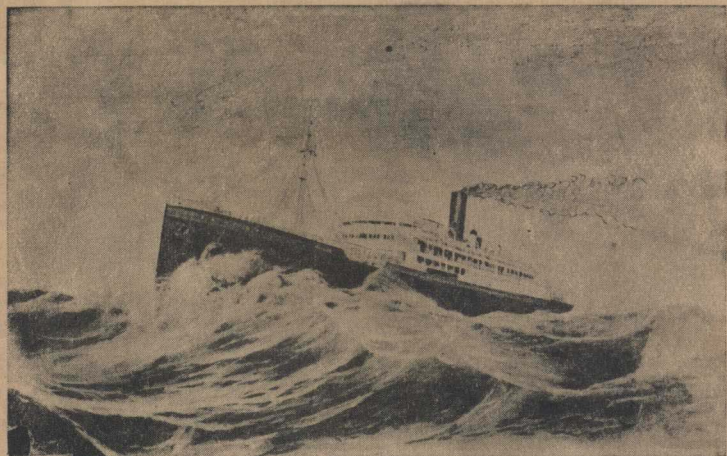


歐行觀感錄

沙鷗著



中華書局印行

1937

代序

我雖然遠遠地離開了古老殘破的中華，飄泊在同床異夢，國際政治舞台的歐洲——帝國主義者的大本營，然而我無時無地，莫不懷念着殖民地不如的中國及正在受難痛苦的大衆。因為要充實科學的智識，我拋棄了記者的生涯，遠渡重洋，在研究的工作中，去探求真理，滿足我求知的慾望。可是，在我的工作餘暇，文藝的寫作還是佔去了如許的時光。又因為國內舊友的情誼與督促，使我不時都要在夜靜的孤燈下，握起禿筆據案疾書。

現在出版的這一冊歐行觀感錄，裏面所收集的文章一大半都是在歐洲時所寫的通訊。這些文章曾經刊載在北平及上海各地的定期刊物上。其餘的各篇是返國時寫而未寄的。還有幾篇是關於國難的文章，本來定名為「國難在歐洲」，也想編入這一冊裏面，但是因為字數太多了，恐佔篇幅；一半也因為是在言論不自由的環境之下，所以又作罷了。但是，我覺得這是很寶貴的材料，現在正着手寫成一部小說，名「時代」。

大輪下，」以襯托當時國難在歐洲的見聞，以資國人作抵抗與自衛的參考。

說起國難在歐洲，這是極沉痛的回憶！當九一八無抵抗的醜劇傳播到海外的時候，我們在歐洲的中國人真正是無地自容！甚至許多不敢在街上走，只好躲在家裏。因為一走出大街，黃臉皮的東亞病夫，一定被許多人包圍住，他們好像善意又好像譏諷的詢問了許多問題。其實，中國政治上矛盾的問題很多，恐怕當局自身也無從解答吧。中國那時候是在鐵蹄下，是在炮火中，也成了國際人士的一個時髦的「謎」！

但是自從馬占山將軍的抗敵起，一至於一二八的血戰，這時候，義聲所至，威名所及，引起了正義與同情。中國能够自衛的力量，稍稍掃除了歐洲人的口頭上與文字間「不肖」與「泥人」的冷嘲熱罵！雖然當時留歐的華僑學子，曾奔走如狂，作種種宣傳的工作；然而宣傳只是宣傳而已，就說正義與同情，也是空虛。惟有自衛的力量，才可以防止侵略與欺侮！惟有向前抵抗，才可以得到最後的生存！

當抗敵血戰爆發的前夕，敵人曾宣言說只要幾小時便可消滅忠勇自衛的抗敵將士；就是歐洲人那時候也相信在幾天內便可結束了戰爭。然而事實上一隅孤軍却

能抵抗着敵人用全國力量接濟的海陸空三軍，而且又曾三易統帥，無數次增加援軍。我們光榮的將士們却能血戰至三十四天，不特還未完全消滅，最後是自動的退却了。國難在歐洲，因此次自衛的血戰，使歐洲人對中國重新估價，加深了認識；也因此留給國際人士以極深刻的印象——中國確有抗敵與自衛的能力！這也是我們在歐洲時，最光榮而又慘痛的時候！

一二八四周年紀念日沙鷗寫於上海。

歐行觀感錄目次

代序

1. 巴黎先賢祠的偉觀

2. 綠森堡公園

3. 歐洲文豪心目中的中國

4. 科學家驚人的成功

5. 巴黎大學城和中國學舍

6. 從「達可試」說到「黃包車」

7. 偉大的女性

8. 記者及畫家筆下的中國

9. 自由與秩序

10. 暮春之遊

五

三

四

七

三

九

二

二

七

一

11. 記巴黎的鍊金化學家	三二
12. 兵與匪	三七
13. 邊弔古戰場	七〇
14. 歐洲兩小國	七五
15. 一天內可以遊覽世界一週	八一
16. 海外奇談說「裸體」	一〇三
17. 旅途的見聞	一二九

歐行觀感錄

巴黎先賢祠的偉觀

凡是留心民主先進法蘭西史事的人，一旦到了燦爛的國都巴黎城，大約總要拜謁一趟那法人所崇敬，爲法國民族增加光榮的先賢祠。我於一九三〇年重返巴黎時，又瞻謁一次法蘭西先賢的埋骨處。

巴黎城，是誰都知道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都市；何況又經過歐戰後，法國富強之暇，銳意經營，遂駕乎奧京維也納之上了。這兒城內，有的是宮殿巍峨，聲色狗馬迷人心目。更有那些嬌娃少艾們終日是奇裝異服，很嬌豔的熙攘在整齊美潔的街道上。粉香，肉味，芳酒春意，纏繞着整個的巴黎城。所以凡到這都會的人沒有不說法京是繁華富麗，豔色驚天下。

京城內，有名的色納河邊之南，就是我們所要說的先賢祠所在地了。平日最爲一

般畫家及詩人取爲題材的綠森堡公園 (Jardin de Luxembourg)，距此不遠，所以新來法京的一般遊人行旅，一出公園，轉一個灣就可以順便到國葬院大場。這大場的正中後面，便有一座雄偉巍峨，古色古香，歷史上大有名的建築物。這就是法國民族之光的第一賢祠。

「先賢祠」是譯法人所謂 Panthéon 一字而來。吾推究字義，既可譯作「國葬院」亦可說是「英雄墓」。在一座大建築物裏面，所入葬的人物，盡是法國的偉人豪傑先師大哲。這裏面充滿了文學家、哲學家與詩人。

十八世紀的大師，民主革命的啓導者，文豪盧梭氏 (J. J. Rousseau) 悲慘世界的作者大文豪霍俄氏 (Victor Hugo) 及前幾年去世的法郎士氏 (Anatol France) 都是受人敬愛及國家的尊崇，死後曾由政府國葬，所以報他的功業並獎勵後人。所以先賢祠亦可說是國葬院。

先賢祠的建築，是有名建築家蘇佛羅氏 (Soufflot) 所計劃建造成的。大部是做新希臘式，所以工程崇高狀闊，令觀者起敬仰的誠心。但最初不過是入葬當時名人的

寺院而已。法國第三次革命以後，當時成立的新政府曾指定爲國葬有功於國家及社會的偉人，及有聲於世的才士。當初，最早入葬並舉行國家大典的便是文人羅俄氏。他就是「孤星淚」的作者，是時榮哀的盛況，開有史以來的記載。此後，凡是有資格埋骨到那裏面去的人，都是由政府舉行國葬的儀式。記者去參觀的那一天，正當星期日開放的時候，此日不特不要花錢買門票，並且還有人引導說明，去瞻仰那一般先哲先賢埋骨存心的所在。法京城內，凡是有名的皇宮、古殿、花園、古蹟，這一天都是開放的，以便利本國來京參觀的人民及外國遊覽的旅客。許多陳列館及博物院這一天也都是特別熱鬧。

記者去的時候，先賢祠門口已擠滿了男女老幼，及不同國籍與膚色的人。到了一定的時間，便有一位管理員穿着整齊的制服，手帶一束鐵鎖，開了大門揮手迎接觀衆入內參觀。

我們進了大門，便到大殿，細看這大殿的寬敞宏壯，不下於中山陵。殿內上下的裝設，古樸中求尊嚴，整齊中求偉大。說到雄偉與美觀又有一些我北平皇城內的太和殿

氣魄了。大殿正中後面有一座大理石彫成的人像，石彫之下又有大石碑，上面刻有法國的「國家信誓」(Convention Nationale)，即是自由、平等、博愛的大標語。還有一個石刻的大橫額，又彫刻有：「不自由無寧死。」此種英豪堅決的語句，即可知當年法人大革命流血犧牲的代價，和今日立國與建設的精神！四面迴廊上都有大幅的油畫，題材都是當年革命的史料。設色深沉有力，表現亦很深刻，真不愧名家的手筆。左右兩邊，還有數座名彫的石像，地上磚石很平坦潔淨，花紋也很古樸。屋頂上天花板的色澤塗飾亦表現着一種自由與尊嚴的氣象。遊人們走到了這裏就不期然而然的都會生出一種同情與敬仰的心理。大衆脫帽竚立着，肅然寂靜無聲。瞻謁了殿堂的全部之後，那一位身體魁梧，鬍鬚滿面的大肚皮穿着制服的管理員，便引導遊人降階至大殿後面地道內，去拜謁法國先賢的廬墓。

地道中陰森昏暗，我們降階入內時，在大道口最先看見的，就是正壁上有一個赤色的大花瓶，內存一位先烈的肝膽，代表他的尸身入葬在這兒，這徒供後人瞻仰而已！我們去參觀的人跟隨着引導的人走盡了石階數十級，在黑暗中即見無數的燈火螢

螢搖動。暗淡的燈光中，見有數十排接連的小墓室。墓中的景物在暗中惟有燈光才可以細視。每間只葬一棺，棺已不可見，所能瞻仰者僅有墓石上的詞文及四季節期政府與要人或家族的祭禮和所獻的旗旌花束而已。墓前立石刻短碑，外面圍以鐵欄，遊人到此必靜立細聽引導者講述先賢簡明的史事以及入葬的經過情形。

最足使人憑弔不已的，就是民約論的作者盧梭氏的廬墓，至今尙留有無窮的印象於腦海中。墓前照樣也是圍着鐵的短欄，但爲時已久，綠色斑斕，呈着古雅的意味。欄內一大龕，龕前立一短碣，所刻的詞句，細不可辯。碑上刻有一座大門，半掩半開着。門內突出一手，大拳握着炎炎的火把，姿勢雄壯，象徵盧氏的偉大。若以氏啓導法人，思想有力，著作驚世，能照耀當時萬象昏迷於黑暗的道途上，比之爲十八世紀的火把，實無愧色！在這裏徘徊了許久，終未見到武功蓋世的拿破倫第一，以後才知道原來不在這裏，他的三尺桐棺却是停留在殘廢軍人院內（*Invalide*）。

參觀畢，出了大門，我偶然回首仰望，看見新希臘式的圓柱高高的擎起一大橫匾的牌坊，精工鏤刻的花紋中有一句話：國家崇功報德於偉人（*Aux Grands hommes*）

歐 行 觀 感 錄

la Patrie reconnaissante) 啊，偉人！不私於己身，能爲大眾謀幸福的都是偉人！

綠森堡公園

一個文明的繁華的都市，於各種警政，交通以及衛生的管理與設施之外，還需要開闢相當秀麗的園林，作爲市民遊散的地方。個人的心身是有限的，所以每當一日間工作之餘，各就性情所近的去消遣，想恢復他一日間辛勤的勞瘁。居民的於衣、食、住、行以外，又有了娛樂散心的潔淨場所，才覺得生活有些興趣。都市之有公園，一方面固然可說是點綴市政的外觀，另一面實可說是舒暢市民的生活。如果一個號稱有名的都市，沒有相當市立的公園，那一般市民不要覺得枯燥寂寞嗎？

巴黎城內的名園很多，市景也很整齊清潔，可說是近代都市中最藝術化的一個。在很多豔麗的名園中，綠森堡公園（Parc Luxembourg）給我的印象最深。這公園的名兒已傳遍了各國，散記文人的小說中，畫家的畫幅內，在巴黎，我最喜歡散步的地方，就是這兒了。

綠森堡是在城內色納河（Seine）之南，與法國的英雄墓相隔只有咫尺之間。當

記者旅行到巴黎的時候，已是涼夏初秋，九月的天氣了，那惹人討厭的蟬聲再也找不到了；可是公園內的樹木還是陰鬱蔽天，而來遊的旅客沒有乘涼的意興，每當晚風吹拂衣衫，有時還嫌太爽。園外南面及東南面都是圍着鐵條的欄杆，西面却是叢叢的樹木，集成天然的圍牆，而北面則有大建築物一座，那就是法國的參議院（Sénat）。還有一座很小的宮院，就是現在的博物館。園內東邊的草地上，有一座碑坊式的噴水池，水花四射潔白如銀，有時潔白的水花飛濺遠處，濕透了遊客的衣襟。

我們約了幾個久住在巴黎的朋友，從西南面進去，最先逛盡了那一所樹林蔭蔽的地方，下了石階，經過曲折的花圃和好幾座有名的石像，向前望去，又見那兒有一片更美麗的場所，才走開幾步，一瞥眼又見到叢叢的花草，點綴在綠茸茸的草地上。路左的花圃中，菊花正開得茂盛。紅的、黃的、白的，朵朵可愛，再襯着綠葉，五色繽紛，呈在眼簾，我們賞玩了一回園內的花草，便轉身到園中心去。那兒却有個半圓式的小池，池中的清水，平靜潔淨，可見遊客的面目。池邊的小孩正在玩着他們的小舟，白色的長帆，映着園西的落日，迎着涼爽的秋風，在池面緩緩的前進，那些孩子們蘋果色的嫩臉上增加

了歡樂的笑紋。

在池邊，我獨自沉思，記起我初次讀慕俄氏的「悲慘世界」即「孤星淚」(*Les Misérables*)中所描寫的「一對孤兒，採取爲小說背景的正是綠森堡公園的水池。孤兒們飢餓得難以忍耐了，紳士的兒子却以再食也不能下嚥的餅餌擲給池中游泳的雙鵝，紳士與小紳士都走了，孤兒們竟然到池邊與鵝爭食餅餌。慕氏寫來極爲生動深刻，讀後這一段，留下印象很深；這時候，好像池水浮起雙鵝，孤兒亦正在我們的身邊呢！

由水池直趨而前，就是一座古式的大宮殿，此殿建自一六一五到一六二〇年。以前叫做巴黎殿 (*Palais de Paris*) 現在變成法人爭辯政治的議院了。在這一座宮殿的西邊還有座較小的宮殿，現時也改做博物院，就是巴黎人士所謂綠森堡美術館了。館中所陳列的，多是圖畫，大半是現在生存於世的名畫家的作品。水彩畫、粉畫、油畫都有，尤以油畫的傑作爲多。館中十幾個大小的房間都陳列滿了，我們對這些藝術品的精華所在，只覺得琳瑯滿目，美不勝收！

園內遊客如雲，男女老幼，談笑徘徊在花草池泉之間。絕不是如上海那樣進公園

要「派司」，也不如北平那樣進公園要購票；凡是巴黎的市民與來往的遊客旅人，無論紳士勞工，都可以自由出入，既無男女之分，也無國籍的限制，隨便進出任你取樂。池邊的樹下時時可以見到對對的情侶，併肩攜手，在那兒依偎着，喃喃細語。既沒有巡捕來查票，也沒有茶室來招呼，想起北平與上海的公園真是大兩樣了！

我們參觀了「綠森堡美術館」出來，又上西邊林園中去閒逛，談笑之間走到樹林深處，瞥見數對情侶，正擁抱着如醉如狂的作甜蜜的香吻。

初秋九月的涼爽天氣，在巴黎還不覺得很冷。涼風吹拂着地上的細草，忽然天空間落下了一陣小雨，潤濕了滿園花草林木。我們也就很快的走出了綠森堡公園，可是我心裏還有些戀戀不忍去，因為那些繽紛燦爛的傲霜秋菊，實在值得欣賞！

歐洲文豪心目中的中國

自誇爲文明古國，禮教之邦的中華，在歐洲人心目中怎樣呢？這是記者在歐洲時很注意的問題，大概也是國內同胞急於要知道的吧！

平日間，我們在畫報上、小說中、電影上以及新聞上盡是吸鴉片、不衛生、土匪、搶劫及內戰等不利於我國的新聞。更有使人很難堪的，便是許多畫報上登載了一些眼光短小的記者從上海攝回去的，租界外污穢簡陋的船居生活，和那些被統治者斬下的頭顱。由是藍眼睛，高鼻子的歐洲讀者，笑着，說着，奇怪，野蠻！中國，支那！東方的寶庫，正待人開發的神祕之區？

有一般歐洲的文人，坐井觀天，少見聞又抱着狹窄的成見，故意把中國說成了喫人的鬼世界！次殖民地的中國人，遠遠的被汪洋大海隔離在歐洲，平常已被那些有意侮辱的新聞造成了哭笑不得的心境，一旦讀到了一篇文豪的觀察，有識的批評，公正的言論，又感得何等快慰！